

蒲宁选集

第二卷

最后的幽会



安徽文艺出版社

〔俄〕伊凡·蒲宁著

戴骢 任重译



蒲宁选集

第二卷

最后的幽会

〔俄〕伊凡·蒲宁著

戴 骢 任 重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Последнее свидание》и другие
本书根据И.А.Бун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томах。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1965年版本译出
装帧设计 陶雪华
责任编辑 江奇勇

蒲宁选集第二卷

最后的幽会

[俄]伊凡·蒲宁 著

戴 骢 任 重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3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3 字数：293,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3,000

定价：3.30元

ISBN 7—5396—0048—9/1·49

目 录

山 口	1
深 夜	5
雾	9
在八月	16
彻夜不灭的霞光	21
梦	30
金 窖	39
飞 鸟	50
蚰 蚰	59
最后的幽会	73
牺牲品	84
日常生活	90
路 旁	102
四海之内皆兄弟	136
档 案	167
爱情学	181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194
阿强的梦	222
老婆子	243
完 了	248
中 暑	259

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269
一篇恐怖小说.....	317
四轮马车.....	320
美人儿.....	321
傻妞儿.....	323
塔妮娅.....	326
在巴黎.....	351
海因里希.....	365
娜达莉.....	384
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	424
译后记.....	427

山 口

夜幕已垂下很久，可我仍举步维艰地在崇岭中朝山口走去，朔风扑面而来，四周寒雾弥漫，我对于能否走至山口已失却信心，可我牵在身后的那匹浑身湿淋淋的、疲惫的马，却驯顺地跟随着我亦步亦趋，空荡荡的马蹬叮叮咣咣地碰响着。

在迷濛的夜色中，我走到了松林脚下，过了松林便是这条通往山巅的光秃秃的荒凉的山路了。我在松林外歇息了一会儿，眺望着山下宽阔的谷地，心中漾起一阵奇异的自豪感和力量感，这样的感觉，人们在居高临下时往往都会有的。我遥遥望见山下很远的地方，那渐渐昏暗下去的谷地紧傍着狭窄的海湾，岸边点点灯火犹依稀可辨。那条海湾越往东去就越开阔，最终形成一堵烟霞空濛的暗蓝色障壁，围住了半壁天空。但在深山中已是黑夜了。夜色迅速地浓重起来，我向前走去，离松林越来越近。只觉得山岭变得越来越阴郁，越来越森严，由高空呼啸而下的寒风，驱赶着浓雾，将其撕扯成一条条长长的斜云，使之穿过山峰间的空隙，迅疾地排空而去。高处的台地上缭绕着大团大团松软的雾。半山腰中的雾就是由那儿刮下来的。雾的坠落使得群山间的万仞深渊看上去更显阴郁，更显幽深了。雾使松林仿佛冒起了白烟，

并随同暗哑、深沉、凄冷的松涛声向我袭来。周遭弥漫着冬天清新的气息，寒风卷来了雪珠……夜已经很深了，我低下头避着烈风，久久地在山林构成的黑咕隆咚的拱道中冒着浓雾向前行去，耳际回响着隆隆的松涛声。

“马上就可以到山口了，”我宽慰自己说。“马上就可以翻过山岭到没有风雪而有人烟的明亮的屋子里去休息了……”

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每分钟我都以为再走两步就可到达山口，可是那光秃秃的石头坡道却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松林早已落在半山腰了，低矮的歪脖子灌木丛也早已走过了，我开始觉得累了，直打寒战。我记起了离山口不远的松树间有好几座孤坟，那里埋葬着被冬天的暴风雪刮下山的樵夫。我感觉到，我正置身于人迹罕到的荒山之巅，感觉到在我四周除了寒雾和悬崖峭壁，别无一物。我不禁犯起愁来：我怎么去走过那些象人的躯体那样黑魑魑地兀立在迷雾中的孤单的石头墓碑？既然现在我就已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我还会有足够的力气走下山去吗？

前方，透过飞快地排空而去的浓雾，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一些黑黢黢的庞然大物……那是昏暗的山包，活脱象一头头睡着的熊。我在这些山包上攀行着，从一块石头跨到另一块石头，马吃力地跟着我攀行，马掌踏在湿漉漉的圆石子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一个劲地打着滑。突然我发现路重又开始缓慢地向上升去，折回深山之中！我不由得立停下来，绝望的心绪攫住了我的身心。紧张和劳累使我浑身发抖。我的衣服全被雪淋湿了，朔风更是刺透了衣服，刮得我冷彻骨髓。要不要呼救呢？可此刻连牧羊人也都带着他们的

山羊和绵羊躲进了荷马时代的陋屋之中，还有谁会听见我的呼救声呢？我惊恐地环顾着四周：

“我的天啊，难道我迷路了不成？”

夜深了。松林在远方睡意朦胧地发出一阵阵暗哑的涛声。夜变得越来越神秘诡谲，我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我并不知道此刻是什么时间，而我又身在何方。现在，连深谷中最后一星灯火也熄灭了，灰蒙蒙的雾淹没了整个山谷。雾知道，它的时刻来到了，这将是漫长的时刻，在此期间，大地上的万物似乎都死绝了，早晨似乎永远不会再来，唯独雾将会不停地增多，把森严的群山团团裹没，在深夜里护卫着它们，除此而外，还有山林会不停地发出低沉的涛声，而在荒凉的山口，雪将会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为了避风，我掉过身子面对着马。和我在一起的生物就只有这匹马了！可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它已浑身湿透，冷得直打寒战，背拱了起来，背上很不舒服地戳起着高高的马鞍。它驯顺地耷拉着脑袋，两耳紧贴在脑袋上。我狠命地拉紧缰绳，重又把脸转向风雪，重又执著地迎着风雪走去。我试图看清我四周有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看到的只是漫天飞驰的灰蒙蒙的雪尘，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来。我侧耳静听，能够听到的只是耳畔呼呼的风声和身后马蹬相互碰撞发出的单调的叮当声……

然而奇怪的是我的绝望的心情反使我坚强起来。我的步子迈得比前勇敢了，我悲恨地谴责着某个人逼得我不得不忍受一切，对那人的谴责使我的心情快活起来。满腔的悲恨化作一种郁悒的坚毅的顺从，甘愿对于凡是我必须忍受的事物都逆来顺受，哪怕永无出路我也感到甜蜜……

临了，我终于走到了山口。但此刻我已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我走在平坦的草地上。狂风把浓雾象一绺绺发辫似的撕扯而去，几乎要把我吹倒在地，可我却根本没去留意这风。单凭这呼呼的风声，单凭这弥天的大雾就可感觉到夜正深邃地主宰着群山，——渺小的人类早已在谷地中一幢幢渺小、麻陋的屋子内进入了梦乡；但我并不着急，并不急于去寻个栖身之所，我咬紧牙关走着，不时嘟嘟囔囔地对马说：

“走，走。只要咱俩不倒下，就豁出命来走。在我的一生中，象这样崎岖荒凉的山口已不知走过多少！灾难、痛苦、疾病、恋人的变心和被痛苦地凌辱的友谊，就象黑夜一样，铺天盖地压到我身上——于是我不得不同我所亲近的一切分手，无可奈何地重又拄起云游四方的香客的拐杖。可是通向新的幸福的坡道是险峻的，高得如登天梯，而且在山巅迎接我的将是夜、雾和风雪。在山口等待着我的将是可怕的孤独……但是咱俩还是走吧，走吧！”

我磕磕绊绊地向前走去，仿佛在做梦。离拂晓还早着呢。下山到谷地得走整整一夜的时间，也许要到黎明时方能在什么地方睡上一觉，——蜷缩着身子，沉沉睡去，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在冰天雪地中跋涉之后进入温暖乡所感到的甜蜜。

天亮后，白天又将以人和阳光使我高兴起来，又将久久地迷惑我……可或许不等白天到来，我就会在山间的什么地方倒下去呢？于是我将永远留在这自古以来荒无人烟的光秃秃的山巅之中，永远留在黑夜和风雪之中了。

1892—1898年

深 夜

这是一场梦呓，还是酷似梦境的神秘的夜生活？我觉得悲凉的秋月在大地上空浮游已经有许久许久了，现在已到弃绝白昼的一切虚伪和忙碌，好好歇息的时刻了。我感觉到整个巴黎，包括最穷苦的贫民窟，都已进入了黑甜乡。我睡着了很久，最后，梦终于慢慢地离我而去，就象一个对病人关怀备至而又沉着的医生，在做完救治病人的工作，见到病人终于深深地舒了口气，睁开了眼睛，因为复活而绽出羞怯、愉快的微笑后，便离开病人而去一样。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正置身于静寂、空濛的夜的王国。

我在五楼自己的卧室内，悄无声息地踏着地毯，信步踱至一扇窗子前。我时而望着这间弥漫着轻盈的夜色的卧室，时而隔着窗子最上边那排玻璃，仰望空中的皎月。每当这种时候，月光便洒满我的脸庞，我也不由得举目久久地端详着月亮的脸庞。月光透过淡白色的花边窗帘，染淡了卧室深处的夜色。在那里是看不到月亮的。可卧室的四扇窗子却统统被皓月映得十分明亮，连窗畔的一切也都披上了溶溶的月色。月光由窗户中投到地板上，绘出了一轮轮青白色的和银白色的拱环，在每个拱环中央，都有一个暗淡的烟色的十字架，一个个十字架伸展到浴满月光的安乐椅和靠背椅子上

时，便柔和地折断了。在最靠边的那扇窗子前摆着张安乐椅，坐着我所爱的那个女子，——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就象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她苍白，美丽，由于我们俩所遭受的种种磨难，由于这一切磨难常常使我俩齟齬，反目，她已疲惫不堪。

她今夜为什么也不睡呢？

我在她身边的窗台上坐了下来，却避免去看她……是呀，已经是深夜了——对面那排五层楼的房子已不见一星灯火。那里的窗户全都是黑洞洞的，象是盲人的眼睛。我朝底下望了一眼，如长廊般狭窄、深远的街上，也是黑洞洞的，阒无一人。整个巴黎都是这样。只有微微倾斜地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淡白色的明月，没有入睡，形单影只地在迅速飘浮的烟色的云朵间浮游，而同时又一动也不动的。月亮笔直地俯视着我，它虽然皎洁，却稍有亏蚀，因而略带几分凄楚。一缕缕云烟飘移过它身畔时，都被它照得发亮，仿佛已经融化殆尽，可是离开月亮后，又都凝聚起来，变得又浓又厚。待到飘移过屋脊时，已经完全成了阴郁的、沉甸甸的云堆了……

我已很久没有看到月夜！不免触景生情，心重又回到童年时代在俄罗斯中部冈峦起伏的、贫瘠的草原上所度过的那些遥远的、几乎已遗忘了的秋夜。在那边，月亮曾在我故宅的屋檐下窥视屋内的动静。在那边，我第一次见到并且爱上了月亮温柔苍白的脸庞。我在想象中离开了巴黎，刹那间，好象已登临绝顶，正鸟瞰着辽阔的低地，整个俄罗斯的景物恍惚尽收眼底。我看到了似沙漠般一望无垠的、浮光耀金的波罗的海。看到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向东方迤迤而去的郁郁的

松树之乡，看到了森林、沼泽和小树林，看到了在地势低洼的南方，绵亘着无边无际的田野和平原。数百俄里长的铁路轨道，穿过一座又一座树林，在月光下闪耀着昏沉的光泽。沿铁路线闪烁着各种颜色的睡意朦胧的灯光，一盏接着一盏，一直延伸至我的故乡。我面前浮现出略有起伏的田野，田野上有幢地主的宅第，古老，单调，破败，可在月光下却显得相当舒适……然而，在我儿时曾窥视过我的卧室，此后又目睹我成为青年，而现在又和我一起伤悼我一事无成的青春的那轮月亮，难道就是眼前的这轮月亮吗？是这轮月亮在明净的夜的王国中抚慰着我吗？……

“你为什么不睡？”我听到她怯生生地问我。

在两人固执地沉默了很久之后，她首先开口，使我的心既痛苦又甜蜜。我低声回答说：

“不知道……可你为什么不睡？”

我们又久久地沉默着。月亮已坠落到屋顶后面，月光深深地照进了我们的卧室。

“原谅我！”我走到她跟前，说道。

她没有回答，用两手捂住了眼睛。

我捏住她的手，把它们从她眼睛上移开。泪珠正顺着她两腮潸然而下，她的眉毛象孩子那样高高地扬起着，抖动着。于是我在她脚边跪了下来，把脸贴到她身上，非但没去止住她的泪水，自己的泪水反而也夺眶而出。

“难道是你的过错吗？”她惶惑地说。“难道这不全是我的过错吗？”

她破涕为笑，笑得快乐而又痛苦。

我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有错，因为两人都公然违背了欢

乐地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戒条，而人活在世上本来应当是欢乐的。我们前嫌尽释，又相互爱恋了，只有共过患难，吃过同样的苦，有过同样的迷误，而同时又一起在瞬息之间找到过极难找到的真理的人，才会这么相爱。只有苍白、忧郁的月亮看到了我们的幸福……

1899年

雾

今天是我们航海的第二天。拂晓时，我们遇到了大雾，雾湮没了地平线，似烟笼一般遮蔽了桅杆，徐徐地在我们四周弥漫开去，同灰蒙蒙的海和灰蒙蒙的天融成了一体。虽说还是冬季，可连日来天气一直暖和得出奇。高加索山脉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海洋也已吐出开春时节的大量水气。在混沌初开的破晓时分，轮机突然停了，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停车，被警笛声和甲板上杂沓的脚步声惊醒了过来，一个个睡眼惺忪、冻得瑟瑟发抖、惊惶不安地聚集到舱面室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缕缕的雾，活象一绺绺灰白的头发，晃晃悠悠地贴着轮船飘忽而过。

我记得，起初这引起了极大的惊恐。艏楼上几乎一刻不停地敲着信号钟。烟囱喘着粗气，迸发出令人胆寒的吼声，大家都呆若木鸡地望着越来越浓重的雾。雾忽而扩散，忽而收缩，象滚滚的浓烟似地飘来浮去。有时，迷雾把轮船团团裹住，以致我们相互都觉得对方好似在昏天黑地之中移动的幽灵。这种阴森森的景象，使人觉得仿佛置身在秋日萧瑟的黄昏，阴湿的寒气冻得你直打哆嗦，自己也感到脸都发青了。后来，雾略略开了些，浓淡也均匀了些，也就是说，不再那么杀机四伏了。轮船又开动了，然而行驶得非常胆怯，连轮

机转动引起的颤抖也几乎是无声的，船不停地敲响着信号钟，离海岸越来越远，径直朝着南方驶去。那边，真正的夜色，那象阴郁的黑页岩一般重浊的颜色，已没满浓雾弥漫的天际。使人觉得，在那边，两步之外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再过去便是叫人颤栗的广袤的荒漠。打横桁上、门檐上、缆索上落下一滴滴水珠。从烟囱里飞出来的湿漉漉的煤粒，象黑雨一般下到烟囱的四周。真想看看清楚在那阴森森的远方有些什么东西，哪怕看到一件东西也好，然而雾包围着我，它就象梦，使听觉和视觉都迟钝了。轮船好似一艘飞艇，眼前是灰蒙蒙的混沌世界，睫毛上挂着冰冷的如蛛丝一般的水气，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水手一边抽烟，一边咬着又湿又咸的小胡髭，我有时觉得他仿佛是梦中的人……到傍晚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又都走出舱房。

桅杆上那盏电灯突然透过迷雾射出了亮光，远远望去，活象是人的一只眼睛。从又粗又短的烟囱里庄严地喷出一团团黑烟，低低地悬在空中。艏楼上，毫无必要地单调地敲响着信号钟，不知在哪里，“强音雾笛”正在阴森森地、凄厉地鸣叫……也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强音雾笛，这只是由于紧张过度而造成的听觉上的错觉。在漫无涯际的神秘的雾海之中，耳朵往往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鸣响……晦暗溟濛的雾越来越阴郁了。在远处它同苍茫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在低处则在轮船的四周踟蹰，几乎都要贴到在船的两侧轻微拍溅着的海水。冬日漫漫的长夜降临了。

忧悒的白昼害得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海难，人人都因此而精疲力竭了。为了补偿白天所受的惊吓，乘客们和水手一起挤在饭厅里。轮船外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可是轮

船内，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却明亮、热闹、人头挤挤。人们打扑克，饮茶，喝酒，侍者川流不息地在酒柜和饭桌间来来去去，乒乒乓乓地打开着瓶塞。我躺在下边的卧舱里，听着头顶上杂沓的脚步声。不知是谁弹起了钢琴，奏出了一支旋律忧伤得有点做作的流行的华尔兹舞曲，于是我也想跟大伙儿一起去热闹热闹，便穿好衣服，走出了卧舱。

那天晚上，所有的人大概都很愉快。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很高兴可以如此无忧无虑地度过今霄。大家都把迷雾和危险抛置脑后，尽情地跳着舞，唱着歌，眼睛炯炯放光。后来，大家终于累了，想去睡觉了……于是宽大、闷热、空气混浊、灯光已亮得有点病态的饭厅内，人终于渐渐走空。等到半小时后，那儿就象船上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已经一片漆黑。间或从甲板上传来当当的钟声，在万籁俱寂的时刻，这钟声听来非常恐怖。后来钟声也越来越稀疏，越来越稀疏了……万汇仿佛都已死去。

我沿着走廊，走到了下甲板，在舱面室里背靠着冰凉的大理石墙，坐了一会儿……突然，连舱面室的电灯也熄了，我顿时成了瞎子。我在心里哼着这天晚上人们唱的歌曲和弹奏的乐曲，摸黑走到梯子跟前，踏着梯级，朝上甲板走去，可才走了几级，脚就不由得站停了，月夜的美丽和忧伤震慑了我。

啊，这是个多么奇异的夜晚呀！时光已经很晚，大概不消多久便要拂晓。就在我们刚才唱歌、喝酒、嘻嘻哈哈地讲着废话的当儿，在这里，在这个我们所不理解的，由太空、迷雾和海洋汇成的世界中，那温柔、孤单、始终郁郁寡欢的月亮冉冉地升了起来，让幽深的子夜笼罩万汇……就跟五千

年前，一万年前一模一样……雾紧紧地箍住我们，叫人看看也毛骨悚然。在迷雾中央，就象某个神秘的魅影那样，残夜的一轮黄澄澄的月亮一面向南方坠落，一面呆定地停滞在苍白的夜幕上，好似人的眼睛，从光晕构成的向四周远远扩散开去的巨大的眼眶中俯视着人间，为轮船照出一个圆圆的深邃的孔道。这圆形孔道中具有着某种《启示录》式的东西……同时，某种不属人间的、永远沉默的奥秘存在于这坟墓般的岑寂中，——存在于今天的整个长夜中，存在于轮船中，存在于月亮中，此刻月亮正近得惊人地紧挨着海面，以惆怅而又冷漠的表情直视着我的脸庞。

我慢慢地走完梯子最上边的几级，倚身在栏杆上。整条轮船都在我脚下了。戳出在船体外的木头舷桥上和甲板上，东一摊西一摊长长的水迹，闪烁出昏暗的光，——这是浓雾的残痕。栏杆、绳索和长凳投下象蛛丝一般轻盈的烟色的阴影。轮船、烟囱和轮机都显示出它们的中央是极其沉重的，是十分稳固的，而一根根栏杆则高耸入云，在那里晃动。但是整条轮船却仍然给人以轻盈感，活象一个化作轮船的匀称有致的幽灵，驻足在苍白的月光掀开一线雾幕而露出的孔道上。海水低低地卧在右舷外，平坦得几无一丝波纹。它，那海水，神秘地、悄无声息摇晃着，流入浴满月光的似轻烟一般的迷雾之中，闪烁出粼粼的波光，活象是无数忽隐忽现的金蛇。可是这闪光在离我二十步外就渐渐消失，再远些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变得就象失去了光泽的死人的眼睛。我举目仰望，重又觉得这轮月亮是某个神秘的魅影所变幻成的苍白的形象，而这无边的寂静则是一种奥秘，这种奥秘有一部分是我们永无可能认识，永无可能索解的……